

北 京 的

独 身 男 人

陈薇 著

北京的
独身男人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新眼睛丛书

北京的独身男人

陈 薇 著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北京的独身男人/陈薇著. -北京: 中国电影出版社,
1998. 3

ISBN 7-106-01311-0

I. 北… II. 陈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 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8) 第 06809 号

中经报联出版部 策划

责任编辑: 高伟

封面设计: 金向

北京的独身男人

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)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 9

字数: 206 388 印数: 15 000

1998 年 3 月第 1 版北京第 1 次印刷

ISBN 7-106-01311-0/I · 0165 定价: 15.80 元

深深感谢以下诸位：

魏军 高伟 李文金 向晖
倪培耕 蔡贤伟 倪晓牧 赵琪 兰红宇
胡海滨 李文东 李晓航 黄展宁 赵辉
以及中经报联出版部全体同仁。

中经报联出版部 策划

谨将此书献给陪伴我们轮回转世的爱人

——作者题记

KAC 93/04

内 容 提 要

男主人公肖汉年轻有为，经营着一家私营企业，他与画油画的才女薄荷一见钟情。两个文化程度不同、生活经历悬殊的年轻人，如同两座相望已久的火山，一旦爆发便迅速融和在一起，正当他们共浴爱河之时，意外发生了……

肖汉突然提出分手，薄荷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，经历了一段愤怒、猜疑、忧伤、痛苦的感情历程。真情抚慰了心灵的创伤，挫折使他们的感情进入两情相悦的最佳状态。但是，都市里的爱情险阻重重，肖汉陷入两难境地，一个向往硬汉精神的男人将何去何从？作者设计了一个开放式结尾，呼唤“爱我所爱、无怨无悔”的真情，追求个性，聪明的读者在被故事深深吸引的同时，可按照自己的意愿写出满意的结尾。

本书的情节在热闹的大都市中展开，作者将最新的流行语汇融入文中，感性、幽默，善打比喻、富于动感，形成了作者独特的语言风格。

都市生活与爱情

——《北京的独身男人》序

周国平

为一个年轻女孩写的都市爱情小说作序，我肯定不是合适的人选。可是，在那间幽雅的小客厅里，当这个灵秀的女孩那样信任地把她的绘画和散文作品一一拿给我看，并且告诉我，她从上中学开始就喜欢我的文字，那时我已经明白，我不能拒绝她的这个小小的要求。

应该承认，虽然我身居都市，但我对于都市生活是相当陌生的。我尤其不熟悉都市里七十年代出生的这一代人，不熟悉他们那种嚼口香糖、听流行音乐、打保龄球、泡酒吧的生活方式，而这部小说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。不过，小说的内涵是古老而常新的爱情主题，我不能说对此毫不了解。读完整部小说，我的印象是，陈薇通过这部小说在探索一个她认为非常重要、并且多少有些令她苦恼的问题，即在现代都市生活条件下真正的爱情是否可能。我也认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，正是这一思想内涵使得这部作品不同于通常的纯情小说。

故事的女主人公可以说是一个纯情女孩，作者在她身上寄托了自己的爱情理想，即要寻找那样一个唯一的爱人，他在所有的轮回转世中都将与自己相伴。但是，与此同时，作者又清醒地看到，都市生活对于这一爱情理想构成了严重的威胁。一方面，在普遍的金钱和物欲躁动中，一个年轻女性不可能完全不受诱惑。

“她总是被两种力量控制着：一边是绵绵无尽的爱，另一边是滚滚而来的都市生活。”另一方面，喧嚣的商业化浪潮使得一切古老的价值包括爱情价值分崩离析，“看看周围的人吧，谁还会在乎什么。”在两性关系中，人们抱着谁也别认真的态度，成熟的男女直奔主题，婚外恋和家庭两不误的“后现代”模式盛行，到处都在上演没有爱情的爱情故事，“有迪厅有鲜花有微笑，却唯独没有真爱”。如果说，在过去的专制时代，我们曾经被爱情遗忘，那么，在现在的商业社会，则是我们遗忘了爱情。

可以想见，在这样一种环境中，寻求真爱的道路该是怎样地曲折了。因此，作品中女主人公的爱情故事终于没有任何实际结果，另两位年轻女性的寻爱经历也均告失败，应该说不是偶然的，这样的安排反映了作者本人的困惑。我相信，这同时也是许多年轻的都市女性的困惑。但是，作者的价值立场仍是坚定的。愈是在普遍的浮躁和冷漠中，真爱就愈见其可贵，唯有真爱才能给人以踏实的生命之感。作品中一位女性曾有同性恋的经历，女主人公对此的态度由反感而变为理解，作者藉此揭示了一个朴实而伟大的真理：“任何入任何事，只要真爱都令人感动。”

当然，问题仍然存在，真爱的可贵并不能消除这样一个事实：面对无情的世俗，真爱往往得不到任何回报，反给自己造成痛苦。在现实生活中，这个问题非常严峻地摆在每一个崇尚真爱的人面前。真爱不求回报，甘愿自食苦果，甚至甘冒受骗的危险，这是一种可供选择的态度。作品中的一个人物便是如此，她说得有理：“老是怕受骗，就永远得不到爱。”不过，作者好像并不满意这种解决的方式。她的主人公采取了另一种方式，用作者的话说，就是以“实用主义来确保理想主义”。从主人公的行为看，这大致上是指在追求真爱的同时，不放弃一种比较实际的态度，注意保护自己，给自己留一条退路。据我看，这两种方式都有道理，真爱

就是不设防，但不设防并不是孤注一掷。我甚至觉得，哪怕有情人终成眷属，那陪伴着轮回转世的爱人也永在互相的寻找之中，在互相的寻找之中方有永恒的爱情。

所以，最后我要再说一遍，陈薇的这部小说不止是一部纯情小说，更是一部思索型小说，她从一个年轻的都市女性的视角出发探讨了都市生活中的爱情问题，这个问题也在困惑着我们，是值得我们一起来思考的。

1998年1月15日



“我妈烙的饼特香，吃上去就像和你所爱的人接吻。”薄荷甜甜地说。

“别想男孩了，以后什么都得指望女人。”

乔丹的嗓音从电话线那端传来，像个光滑的瓷瓶哗啦一下掉在长富宫大堂的角落里，显得那样古怪。

“我等那个董事长呢，不和你瞎扯了。”

薄荷用身体护住电话，生怕别人发现乔丹的秘密。乔丹毫不掩饰她对女孩的依恋，经常让人脸上挂不住。她和NBA的飞人乔丹同名，听起来特别滑稽。薄荷不想把乔丹的名字和一切危险的字眼连在一起，她死心塌地维护着乔丹，自从那年夏令营她们合用一个洗脚盆开始，浑然天成的友情就像百事可乐浸润心田，这是一种宿命的东西。

金灿灿的射灯洒下令人目眩的光，打在墙壁上，闪动着男人和女人的瞳孔。薄荷看看表，还有十分钟那个董事长就要来了，她

● 北京的独身男人

摸了摸双肩背包里的软盘，心里有点不踏实。

高挑的冷艳美女涂着CD口红，一个个都够酷的，娇艳的花瓣晃来晃去，连成一片红云。男人经过她们身边，发馋的目光似乎在说，他体内骚动着渴望。

小猫吃柿子——色迷迷。

涂口红源于一种上古的生殖崇拜。实际上，男人不喜欢女人涂太艳的口红，可女人却乐于炫耀她们的伤口，这些嘟起的红唇不断提醒着男人：是他们咬伤了女人！

薄荷再次摸了摸背包里的软盘。她不需要昆德拉的幽默哲理、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、马斯洛的高峰体验，对她这种有点野心又不想付出太多代价的女孩来说，找个能替自己买单的老公是最现实的。

聪明的女人就应该和丈夫相亲相爱，每天晚上打洗脚水什么的。薄荷今年夏天刚从工艺美院毕业，没有服从分配，暂时还没找工作。她一点也不着急，只想在家集中精力搞创作，上大二开始她的画就已在画廊展出，每月都能有些收入。另外，她有时帮朋友做电脑动画，一会儿要来的那个董事长就是取软盘的。

“最好他又有钱又精神。”

丈夫好像不是某个具体的人，而是一个抽象概念。有一点可以肯定：丈夫似乎和爱情不挂钩，这个时代的爱情活像福尔马林溶液浸泡的动物标本。“嫁个好男人是今年的头等大事。”薄荷记得她淡淡地说出这句话时女伴惊讶的表情，“你不像个画画的。”天才需要的是效率，她说不定会去电脑征婚，条件是竞争出来的。

又过去一个模特儿，吸走了薄荷的最后一丝自信，漂亮是平淡生活的最佳注脚，她想去电梯口照照镜子。明晃晃的镜面闪动着缎子特有的银色光泽，女人对镜中的自己是百看不厌的。乔丹说薄荷比美女有才，比才女漂亮。薄荷深吸了一口气，这会儿没

有乔丹的鼓励，她简直觉得自己就像一盘清炒豆芽菜。眼睛长得还可以，至少很大，鼻子应该垫垫……她一直坚持使用强生的婴儿护肤品，再加上一半的南方血统，使得皮肤总能保持光洁、细嫩。

“何必呢。”

薄荷嘲笑自己的虚荣心。她松开手，满头乌发滚落下来，捕捉着萌动的情丝。时间到了，她开始向转门那边走，心里似乎还牵挂着那面镜子。等她完全转过身来，一个小伙子叫住了她。

“是薄荷小姐吧。”

“啊，对……”

他就是那个董事长吗？这么小！这张脸在给薄荷造成某种印象之前，已经预先击中了她。

“咱们去咖啡厅吧。”

男孩说着已经走到她前面，那挺直的身板有一种坚实的质感。薄荷看到他亮滑的头发，感觉他一定用了飘柔洗发液。气氛不对，薄荷还没有将一口气和盘托出，就轻易让出了主动权。下巴好像被什么东西抻着，整个人像条拧干了水的毛巾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薄荷觉得费解，要解释这一切，必须把古典主义过渡到印象派的全部过程叙述下来，而这需要整整一个时代！

他们绕来绕去，终于找到了一处最好的咖啡厅。

薄荷在对着镜子的地方坐下来，这会儿她感觉好一点，但她吞下去的那种印象依然横亘心底。她发觉自己的脸红扑扑的，有一种朴素的高原色。总以为是情场老手呢，看来不过如此。

红色最有感染力，那种流体的亲和力荡漾在男孩脸上，世界在一刹间变得通体透明，简直要滴出水来。目光被粘住了，如同古老的仪式，长期以来顶礼膜拜的幻想随即被包容在这团红光之中。

● 北京的独身男人

“我叫肖汉。”

在一种磁力面前，他叫什么名字似乎都无所谓。薄荷开始仔细端详起他来。她的脑袋具有多媒体的动态捕捉功能。究竟哪一处微小的地方首先击中了她？他看上去显得更小，可又有一种莫名的老成支撑着他。薄荷仿佛看到幽深的古堡中一个小孩套上成人的盔甲，举起一柄和他体重相抵的重剑，仓促应战。

“你长得像个演员。”

薄荷脱口而出，马上又觉得这样说太冒失了。

“是吗？”

肖汉顽皮地扭过头去，迅速照了一下镜子，他的头似乎能转三百六十度。

薄荷的多媒体开始工作，肖汉的一举一动，哪怕是一根发丝的轻微闪动都在她的镜头之内。他穿了一身稻草人的米色便装，里边是雪白的圆领T恤，这种浅色与即将来临的冬天不大协调。有一种香味弥漫上空，灵感浮出水面，天与地仿佛两瓣欲吻又分的嘴唇。薄荷辨认着那种味道，是河边豆麦的清香。

“你像马龙·白兰度。”

他显然不知道。马龙·白兰度，五十年代硬汉与性感的象征，现在早成老头了。

薄荷差点笑出来，怎么搞的，能不能想点纯情的事啊。在一 杯清水面前，哪怕是一粒细小的沉淀物也显得异常清晰。薄荷一向爱欣赏美男，但是直到现在，一种温情突然不期而至时，她才真正听到了生活的召唤。

她把软盘递给肖汉，气氛始终不对，根本不想谈什么工作，老是想盯着他的脸看。她发现对方也许比自己更紧张，男孩不知所措时总要点上一支烟，因为他们不知道该把手放在哪里。

薄荷见过很多直勾勾盯着自己的男人，而肖汉的目光却像蜻

蜻点水一样擦着她的面颊，随即又飞逝远去。薄荷琢磨着他的五官，她擅长画人。拆开来看并没什么特别，凑在一起就像新款的福特Ka型车身，线条流畅，过渡得体。一双眼睛腼腆中包含着激情，就像那种良好的刹车性能：想玩硬的，一脚准踩住；想玩软的，可以平稳地停下来，如同贵妇的拖地长裙。选择一个男人做丈夫，要看他开的车稳不稳。薄荷当下断定：即使他以180公里的时速高速奔驰，她也敢坐他的车。

肖汉要了一杯立顿红茶，薄荷要的是大湖牌的橙汁。她有时也喜欢喝现磨的苦咖啡，但此刻橙汁更能起到润滑油的作用。薄荷觉得她必须不断地说点什么，否则就特别不自在。

“你有二十四吗？”她问。

“二十三。”

“我也二十三。”

“七月？”

“六月。”

闹了半天，她还比肖汉大一个月，真逗。她记得以前好像说过这样的话：她不找比自己小的，哪怕小一天也不成。她一面想着，一面把烟灰缸挪向肖汉那边。他的喉结滚动了一下，那股热力传到她脸上，耳根像被点着了似的。

“上大学好吗？”肖汉忽然问。

“还行，没有什么好和坏的。”

从刚才的闲聊中，薄荷知道他是中专毕业，不爱念书。不过，这又有什么大不了的？他俩似乎越不同就越有意思。当海尔一波普彗星拖着长长的尾巴横扫天空时，你一定要追究它的来源吗？

“追你的女孩肯定很多吧？”薄荷问。

肖汉发现这是个限定性很强的问题，怎么回答都不太合适。

“没有吧。”

● 北京的独身男人

薄荷笑了，一种瞬间的默契往往胜过多年的了解。说不清是哪个切入点迅速打开了缺口，把他俩粘在一块。就像《廊桥遗梦》里写的：“现在很清楚，我向你走去、你向我走来已经很久很久了。”不过这么说有点酸。

“找老婆就应该找这样的。”肖汉暗暗想着。

他是个大胆的赌徒，可以为了一瞬间的印象押上全部赌注。他必须制止她的笑，可她双眉一挑，隐隐一笑，就把别人献的殷勤化为齑粉。她好看吗？是的，还行。不过，他见的女人太多了，“漂亮”早已是个令人麻木的概念。他根本不想把她和别的人对比，那种感觉是 JIN · TONIC (汤力水) 里的柠檬，嘴唇里的阳光，超越了生活本身的含义。

她的穿着和她毫不相衬：坠满金属扣的黑皮夹克，浅蓝牛仔裤。尽管他对女人的衣着并不在行，也毫不关心，但他还是数了数她身上的金属扣，一共二十三颗，没错。她的长发令他满意，有一点可以肯定：他不娶短头发的女孩做老婆。她上身微微向前倾，全神贯注地听他说话。她皱皱眉，眼睛下面露出一圈淡淡的紫印，眉梢渐渐隐入鬓角，他的心跟着颤动了一下。

“她是个淑女。”

做出这种结论未免有点武断，但最初的印象已经填满了他的意识。乌黑的秀发丝丝缕缕，抚摸着他的心，有些发痒。尽管她打扮得像个摇滚青年，但仍旧掩盖不了那一派淑女气息，犹如岩缝里一刹间透入的阳光。不管她是不是画的，总之，她和那些披头散发、脏兮兮的嬉皮士毫不相干。不过，她这样打扮也无可厚非，一种不和谐中的和谐，反而更好。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他具有这种惊人的洞察力，他想大概是喝了红茶，茶叶总是能发人深省。

“我这人没什么心眼，宁可天下人负我，我决不负天下人。”

肖汉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说，他急于要把他的真心放在她的手心。现在说这种话的人太少了，谁也不爱用高标准给自己下套儿。他觉得自己说了一大堆废话，但他必须保持一种状态。

薄荷吸一口凉丝丝的橙汁，如同品味着早晨清朗的空气。她没有仔细听他的话，但他说的每一个字都清晰地印在脑子里。他的脖子挺括、直率，简直可以说是憨厚，贴上去的感觉一定很好。薄荷感到脸红，可是无法将视线移开。她很快就知道了很多情况，他父母都是军人，有个姐姐嫁人了，他开的私营公司在昌平，最近正赶制一批不锈钢的啤酒桶，他去过缅甸……薄荷想起很多年以前，她喜欢上一个男孩是因为他有一双好看的手，不过，后来让她厌烦的也是那双手，她发现他手心里有一条很难看的疤。

“你喜欢看足球吗？”薄荷问。

“当然了，国安是每场必看。这星期天跟申花，看吗？”

“看！”

“那我去买票。”

“带两个女孩行吗？”

“没问题！”

他真有本事，况且还这么小！当无数男人连给老婆买一条围巾的钱都没有时，他却在轻松地嚼绿箭口香糖。一个有钱的小帅哥，简直是女人择偶的模子。长得精神的小男孩没钱，有钱的老男孩没模样，他可是个全能冠军。

“幸运写在你的脸上。”

薄荷有一种预感，他的好运一定会传给自己。有人说看男人有没有钱不看西服，要看袜子，因为那套西服也许是一百零一件，是千人一面的道具。薄荷知道这样想很庸俗，但她还是忍不住用

● 北京的独身男人

余光瞟了一眼，沙发挡着，没看成。

“吃饭吗？”

“以后吧。”

时间就像出租车上的计价器一样飞速跳闪。薄荷确实饿了，但她觉得保持淑女的矜持是必要的。

“我送你回家。”肖汉说。

薄荷蓦地一惊，这话说得真甜。长期以来，她觉得只有活在玩笑里才最真实。看看周围的人吧，谁还会在乎什么。英雄就像复印机里的美女，被复制出来的万种风情早就失去了它的原始意义。肖汉是个英雄，他哪怕受骗一千次也会对别人好。而她呢，正是骄傲和聪明阻止她爱别人，因为她怕受骗。可这样，她反倒轻松了，因为她是大众中的一员。英雄是那样显眼，他必须独自受苦。现在薄荷终于明白，她没有别的信念，相亲相爱才是她的理想。

他所做的一切都是那样自然，仿佛丈夫了解妻子的习惯一样。他的车是深蓝色的捷达——最新的捷达CT型。

“我给你开车门。”

薄荷再次笑了，年轻的心到底装不下多少深沉。他这样做会把女人宠坏的，蒙田就拒绝给女人开车门，他说只要开一次就要开一辈子，女权主义已经搞得过头了。

肖汉倒车、换挡，在暖融融的阳光之下朝薄荷家驶去。薄荷觉得他仿佛不是在开车，而是在尽情吹奏一首萨克斯金牌舞曲，就像和女人做爱一样驾轻就熟。

女人的美在钢筋水泥中尤为显眼，成为众人目光的漩涡。捷达跑在金光大道上，新的液压助力系统没治了，再加上BEYOND的老歌，阳光在人的血液里作怪。

肖汉想起威哥经常给小蜜送“情人弯儿”，女孩的笑声像下酒